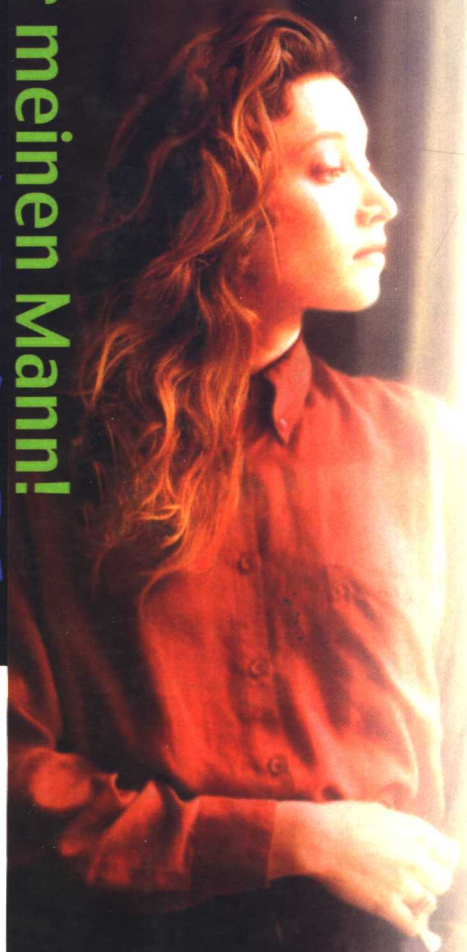


Ich schenk dir meinen Mann!

把这个男人送给你

〔德〕克劳迪亚·凯勒 著
王泰智 译



〔德〕克劳迪亚·凯勒 著

王泰智 译

把这个男人送给你

作家出版社

ICH SCHENK DIR MEINEN MANN von Claudia Keller

© 1995 by Blanvalet Verlag GmbH, München

(京权) 图字: 01-1999-3604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把这个男人送给你 / (德) 凯勒 (Keller, C.) 著;

王泰智译.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0. 1

ISBN 7-5063-1822-9

I. 把… II. ①凯…②王… III. 长篇小说 - 德国 - 现代
IV. I51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56892 号

把这个男人送给你

作者:【德】克劳迪娅·凯勒

译者: 王泰智

责任编辑: 白联国

责任校对: 马云燕

装帧设计: 曹全弘

版式设计: 英 子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hubanshe.com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世界知识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200 千

印张: 8.75

插页: 2

印数: 001-6000

版次: 2000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印次: 2000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1822-9/I·1808

定价: 12.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第 一 部

1

谁想寻根问底，
就得风险自负。

——奥斯卡·王尔德

汉娜像是挨了当头一棒！

汉娜·冯斯坦是在第一个耶稣降临节星期六才知道，她的丈夫多年来就有一个情人。

这么大的打击，来得真不是时候，她像僵死了一样，跌进到沙发里。做圣诞糕的面肥，只好让它自行发酵；准备挂在大门外的降临节彩条，只好让它们再等一等了。

这个打击恰好是在午饭前的那个时刻落到汉娜头上的：青菜丸子汤好在已经烧好了，热一热就可以吃。例行的时间应该是12点30分，这时，阿图尔·冯斯坦教授总是用一分钟的时间，从他的书房里走出来，迈着坚定的步伐，穿过前厅，到达餐厅，然后坐下，轻轻叹一口气，以此来表示他是一个替别人

承担重负的人。

这在 28 年的时间里一直是准确无误的。如果没有发生意外，那么，汉娜就应该在 12 点 31 分，一分不差地把汤盆摆放到餐桌的中央，然后飞快地向阿图尔瞥上一眼——这是她的典型动作——猜测她的夫君今天的情绪如何。

但如果她违反常规，有一次没有准时行事的话，那么阿图尔就会被迫中断已存在几十年的程式。就会〔再次叹气〕从椅子上站起来，去寻找他的妻子，而且内心里已有把握，在出了毛病的电炉灶旁，找到呆呆站在那里的她〔这是在一个周六 12 点 31 分，她没有出现的惟一可以想象的理由〕。

的确，汉娜真的感受到了这个打击。她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从这个打击下清醒过来，把汤烧热，端到餐厅并且说那句“祝你胃口好”，为了不使阿图尔察觉，她似乎必须要这样做。这样一来，她的丈夫就会于 12 点 45 分离开餐桌，重新回到他的书房稍事休息，就会想入非非，让他和尤丽叶·费施巴赫的那些经历，伴他进入美梦之中。

和大多数女人一样，汉娜对她丈夫的梦是毫无所知的，她找不到这些梦的入口，因为这已超出她的职责范围，这已不是她的，而是尤丽叶·费施巴赫的领地。而汉娜的职责却是等待他从美梦中醒来，发出一声不容忽略的信号，然后把咖啡给他端到餐厅中去。

然而，今天的汉娜却没有能力利用中午的时刻，去收拾厨房和煮咖啡了。自他们结婚以来，她第一次感到有必要为自己利用这段时间，去面对刚刚遭受的打击，在一秒钟的瞬间，这个打击完全改变了她。就在这个可怕的早上，一股刺眼的阳光，射向了汉娜一直当作是对阿图尔的爱情这具木乃伊身上，这是一具不堪承受阳光和空气的木乃伊，一遇到阳光和空气它

们就化为了灰尘。

其实，使汉娜震撼的，并不是妒嫉，而是一种突然的醒悟。她与之生活了大半生并深信绝对了解的男人，却完全是一个陌生人。一个过着双重生活而丝毫不露声色的陌生人。

通过虚掩着的门，汉娜看了一眼书房，阿图尔正躺在沙发上睡午觉，一脸的天真无邪。汉娜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了心寒，也第一次感到了一种仇恨的火焰，并随之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想去利用它实现“复仇”的欲望。

汉娜把胳膊支在洗碗水池旁的厨台上，透过带有栏杆的厨房窗子，凝视着外面的大街。她的丈夫并没有像电话中说的那样，进行过数量众多的报告旅行，所以也没有必要给她留下什么电话号码〔汉娜往往利用他不在家的时候，打扫家中的卫生或做其他有噪音的事情，根本就没有注意婚姻生活中的这些小事〕。这之后，阿图尔竟藏匿到行骗之中，然后再从行骗中返回。当然是精疲力竭，经历过一场战斗，现在勇士刚从战斗中返回家园〔汉娜一直以为这是一场为家庭造福的战斗〕；至于对她每次问到这次报告情况如何时，他总是摆摆疲劳的双手拒绝回答，她也只好作罢。然后，教授就重新消失在他的神圣的环境之中〔借口是“我得去打一个电话”〕。

教授阿图尔·冯斯坦博士，这个刚从迷雾中返回的陌生人，汉娜只能暗自苦笑，她知道阿图尔其实这时根本还没有回到她的身边，而是还在另一个女人的家里。但直到这时，她也只知道这个女人名字的第一个字母：“J”！

汉娜把目光从死寂的街道收了回来，走进了起居室。她几乎是悸颤着拿起那张唱片，它早上从她的手中滑下来以后，现在仍然躺在沙发上。

这是一张莫扎特的《小夜曲》，是阿图尔送给他母亲菲塔的生日礼物。他当时心不在焉地祝贺她生日快乐，菲塔也不在意地表示了感谢，听过几次以后，就把唱片塞进了柜子的角落。这张早已被遗忘的唱片，今天早上完全偶然地又跳了出来，是从封套里滑落下来的，滚到了地毯上，并停到了落地灯之下，灯光像一只长长的手指，指向了唱片的中央，照亮了上面那行秀丽的小字：“为纪念新旧年关交替的那难忘的一夜和其他各个难忘的夜晚，送给 A，吻你的 J！”汉娜跌到了沙发上，她在做很久没有做过的事情：她在思考！

阿图尔惟一一次没有在家里度过的除夕，是在三年前。汉娜让自己的思路回到那个冬天，她终于找到了她所需要的记忆。那是圣诞夜突然变得很冷的那一年，晚上，汉娜大部分时间是在冰冷的地下室度过的，她在用旧麻袋包裹水管道，这是冯斯坦一家每逢严寒到来时的传统预防措施。圣诞节的第一天，她就有些发烧和发冷，年关时，症状更趋严重。到了除夕的前一天，突然收到了阿图尔老同学的那份邀请。

一个奇特的意外。

多年相互没有任何联系，但在年关之际，却理所当然地要欢聚一堂，而且也邀请了夫人，可汉娜不舒服，不能同去。

汉娜闭着眼睛，心境不平地靠坐在沙发角上，突然又清晰地看到了当时的情景：阿图尔在书房半开着的门后面打电话；她站在厨房，熨烫那件被“吻你的 J”弄皱的衬衣。然后替他穿好衣服，站在门口，向开走的汽车招手。

“纪念那个难忘的一夜……”？

那天晚上，汉娜和婆婆菲塔在荧屏上观看了别人除夕的欢乐，11点就上床睡觉了，对阿图尔有人照顾而不必等到午夜而感到欣慰；同时，设想他单独一个人，没有妻子的陪同去参

加活动，肯定很难过。她甚至感到内疚，为什么偏偏在这种时候生病。

汉娜把唱片又塞进封套，放回到柜子里。这个秘密的发现，首先只占据了大脑的一小部分，还有很多东西她保留了下来，除了她自己，没有人知道那是些什么。

2

要砍公猫尾巴，
不能完全砍下。
留下一段孽根，
带到教堂做弥撒。

——儿歌

汉娜从儿时起，就为后来作阿图尔·冯斯坦的妻子做了很好的准备。

她是个没有父亲的半孤儿，很早就学会了垂下眼皮去接受富人餐桌上残余的一切怜悯。她也学会了接受礼物时应该表示的虔诚的感激之情，好让施主自我感到，自己是一个何等宽宏大量的人物，这对她继续得到捐赠是至关重要的。

对母亲茜姬来说，汉娜从一出生就是一个累赘。茜姬还没有来得及享受真正的婚姻幸福，就已经成了寡妇，而且经济上也陷入了困境。她死去的丈夫除了一个响亮的名字约旦以外，只给她留下了透支的银行账户和一个三岁的孩子。

汉娜受了很多苦！她是一个柔弱的生灵，但还没有可爱到

能获得那些“叔叔”的欢欣，他们有时出现，但却几乎从不再回来。

生活中没有男人的茜姬常常变得歇斯底里，犯起病来就粗暴殴打汉娜，而汉娜从来也不知道挨打是为了什么。所幸的是，这种发泄会使茜姬陷入一种满足的疲惫和舒适，在这种状态下，她甚至会怜悯那个不知所措的抽泣的孩子。有时她也会把汉娜抱在怀里安抚，求她原谅自己的“恶习”，并保证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为表示她的悔过，汉娜甚至可以提出某些愿望，比如玩一盘“莫烦恼”棋或者看一场电影。

“你看，”茜姬会向汉娜泄漏一个秘密，“挨打后就会有甜果，打得越重，甜果就越甜。要想得到甜果，就得默默忍受挨打。”

汉娜从父亲那里继承了红色的头发、细嫩的皮肤和浅蓝色的眼睛，从茜姬那里继承的是密密的睫毛和匀称的身材。青春时期她站到了十字路口，或者成为一个靓丽的红发女郎，或是变成一朵黯淡的墙头小花，一头红发，四处碰壁。当然，在茜姬的淫威下，她是不可能成为一个有魅力的女人的，尽管她具有这方面的素质。由于无端的毒打会随时从天而降，她还患有—种神经性恶疾，只要一激动，柔嫩的面部皮肤就会出现紫色的癍痕。

她知道，她的脸上会反应每次的情感波动，因而内心产生了无助的惶恐，这既是茜姬为女儿生活道路上设置的屏障，同时也使她具有一种逃避现实的能力，把自己投入到内心的梦幻之中。和其他的孩子相反，汉娜总是急迫地期待晚间的到来，躺在床上，把自己蜷曲在被窝里，闭上眼睛，打开自己心中的秘密影院，她的真正的生活就是在这里度过的。

汉娜 16 岁那年，离开了中学，成了一座慈善医院的护士班的学员，在离开茜姬 300 公里远的地方。奇怪的是，她却常常怀念自己的母亲。巴贝斯堡泉城，是一座社会福利温泉疗养地。它过去的豪华已不复存在，在疗养场所中走动的，已不再是达官贵人，而是一些面孔灰暗的常人了。对这类病人提供哪怕是浅薄的文艺节目，当地的行政部门都觉得没有必要。过去，这里每天都举行音乐会，圣诞节期间还有圣诞老人，而当地的电影院几年前就已关门不再营业了。

遥远的路途和疗养地内到处是苍老的面孔，使汉娜回忆往事时，觉得茜姬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女人，具有幽默感，并常常拿出甜果。至于鞭笞，汉娜早已忘记了。她给茜姬写信，说年终时要回家度假。然而，终于摆脱重负的茜姬，现在正以其最后的精力，把自己投向了婚姻市场，并成功地吸引了经营一个生意兴隆的运输行的维姆·波特斯的注意。他刚刚被妻子玛高特所抛弃，正处于茫然的失落之中，这正是对茜姬有利的地方，因为一个头脑清醒的人是不会找上茜姬的。维姆喜欢茜姬身上的两个优点：茜姬很性感、茜姬没有任何其他牵连。他不必顾虑会突然出现孩子和老人。维姆·波特斯最恨麻烦，尤其是家庭麻烦。

茜姬写信给汉娜，说她已经长大，可以开始自己的生活了，所以没有任何理由，非要回家来不可。然后，她通知了汉娜，她将要和维姆·波特斯结婚的消息，并暗示，他们夫妇已决定到巴哈马岛去过圣诞节。

同样，阿图尔在汉娜身上首先看到的，也只是她孤身一人这一事实。他是在巴尼法丘教堂的一次圣诞音乐会上认识汉娜的。当时，他陪伴着母亲菲塔去听音乐会。病弱的菲塔这一天感觉很好，确信经受得住这样的大行动。她丈夫约翰内斯死

后，菲塔感到了莫大的轻松，决定离开那间空荡清贫的牧师的居所，带着阿图尔回到了她的家乡巴贝斯堡泉城。她从来就不是一个“真正”的牧师妻子，牧师为了向教民们掩饰这一点，费尽了心机，也使他过早地衰老了。

菲塔与约翰内斯的婚姻从一开始就是不幸福的，所以菲塔只想要阿图尔这个孩子。就在孩子出生之后，菲塔就躲入了那场不可言喻的病痛之中，这也是她丈夫早逝的原由。

出于这种不可言喻的心态，菲塔变得无法捉摸。在她卧床的这些年里，没有确诊她有任何可以想象的病症，因而也无从治疗。看来，菲塔是那种无力为其生活奋斗，而只能藏匿求生的女人。

实际上，怀孕和分娩给她带来了巨大的恐惧，使她从此以患病为由拒绝一切婚姻生活。

约翰内斯一直期望着这种状态会发生变化，能恢复阿图尔出生前的生活，但却是枉然。在内心深处，他甚至把责任加在了阿图尔身上。

菲塔不仅拒绝了做妻子的义务，而且也放弃了做母亲的责任，所以阿图尔只好在一个沉默寡言的女管家的照料下成长，女管家常常让他坐在冰冷的剩饭盘子前面接受训导，说一个真正的男子汉是不怕黑暗的。

10岁那年，阿图尔突然开始尿床了。于是，他的克星就强迫他把闹钟拨到每个小时响一次，催他去上厕所。她有意让阿图尔终生记住这种入厕的紧迫感。但总的说，他还是安全地熬过了这个恐怖的童年，真是令人惊叹不已。他甚至彻底忘却了这一段记忆，连毒化他童年的女管家叫什么名字都记不起来了，也忘记了他母亲睡衣的颜色。

后来才发现，生活中没有记忆，是很有好处的，因为谁没

有记忆，也就不会暴露自己。

从作牧师妻子时期，菲塔还留下了一件古老的基督雕像、一块手织的地毯和夸大的而实际只能捐献一件小衣服的慈善行动的能力。此外，她还具备让别人高高兴兴自愿为自己服务的才干。她回到巴贝斯堡家乡的时候，把这些也都带了回来。

她回到了度过童年时代的家乡，这时，她的父母都已经去世。那座巨大的别墅，已经租给了一对有五个子女的夫妇。菲塔抚摸着孩子的头，表示了深刻的歉意，提出了自己要使用这座房子的需求；同时指出，由于生病，无法忍受五个孩子的喧闹，尽管这座巨大的房产即使再住上五个孩子也富富有余。

100多年来，这座别墅一直在山坡上俯视着这座城市，它上面装饰有小塔楼、角窗和阳台，但现在看来它却有两大缺点：不仅从外表上看，它具有兴建的那个年代的陈旧了的特色，而且里面也是如此。总之，两个人居住，实在太大了。菲塔很快就发现，楼下的房间，那两个连在一起的大厅，一个难以取暖的厨房和四处透风的门厅，是不适合居住的，于是决定住在二楼，这里同样有很多房间，布局比较合理，而且可以观赏外面美丽的景色。

她此举给阿图尔造成的印象是，住到二楼是她的谦逊和知足的表现，是值得深深尊敬的行为。

几年平淡无奇的共同生活使菲塔常常感到委屈，一方面是阿图尔经常外出不在家，另一方面，因为那个帮工保姆玛尔塔是一个多嘴多舌的女人，而且是绝对的不可靠。于是，菲塔开始物色儿媳妇了。儿媳妇必须懂得珍惜这所房子的辉煌，而且也有力气去维护它。当然也得讨阿图尔一点喜欢。

菲塔和别的母亲不一样，她没有爱上她的儿子，这一点倒

是对她今后和阿图尔妻子相处有好处，而且会对儿媳妇护家的积极性产生正面影响。

从外表上看，阿图尔是个相貌不错的男子。他有一副魁梧的身材，个头足以使那些柔弱的女人依靠于他的胸膛，享受几分钟受到保护的幻觉，这对大多数女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她们根本就不注意他眼睛里缺少的情感和话语中缺少的温暖。其实，没有什么人比阿图尔更不愿意提供任何保护了。但他的大个头却很容易使人产生错觉。更何况他那毫无特色的气质，会诱导女人通过他脸上的屏幕，想象出一切可能都能为她实现的理想男子来。

菲塔是对阿图尔的个头毫无反应的少数女人之一。阿图尔过细的脖子和那个上下蠕动的喉头，使她想起她死去的丈夫，只不过阿图尔不像他那样，总是合起苍白的双手，默默地目光越过她凝视着的高远的空间〔这是菲塔最憎恨的一个习惯〕。

然而，即使阿图尔长相不像他的父亲，菲塔也是不会爱他的。因为，菲塔不爱任何男人。其实，她也不怎么喜欢女人，但女人总是比男人更有魅力，所以她不感到讨厌。另外，她们无疑是最好的护士。

菲塔的个子很矮，一头金发，手脚都小巧玲珑。她具有音乐天赋，而且也有某种幽默感。菲塔讨厌很多人，就因为他们不像她那样具备细腻的思维能力和大多数人的仪表不雅。出于以上种种事实，菲塔所能做的，就只剩下爱她自己了。这是她一生中最持久的结合，可以说是一种没有任何危机的情恋。

菲塔、阿图尔和汉娜的道路，就交汇在巴尼法丘教堂的那个降临节星期日，是下午 16 时左右。从菲塔和阿图尔身上，

汉娜认出了她迄今为止尚无幸相会的那个社会阶层的成员，立即带着兴奋和激情抓住了这个机遇。

至于菲塔，她第一眼就看到了，这就是她今后的护理人。

但阿图尔却没有看到这一点。

汉娜当时 24 岁，长的也不算丑，只不过完全没有女人的魅力，而且个头正好比阿图尔高出了五厘米，对她这种模样，男人多会自动产生充当保护人的感觉。而现在，站到汉娜身旁时，他们反而会感到是在受她的保护。而这一点，恰成了这场婚姻的甚为有利的条件。

阿图尔当时刚好 30 岁，正在准备学术论文，力图取得高等学校的教授学位。但他并不想为了事业而牺牲生活，而只是想有一个舒适的职业，用它在全世界面前掩盖住身后的温馨。同样，他的爱情生活，也应该做这样轻松的安排。

那些愿意付出一切而无所要求的女人，一直吸引着阿图尔。周末前去拜访，吃一顿丰富的晚餐，喝上他喜欢的葡萄酒，然后是做爱和早餐，对此的报答，只是他一句无约束的承诺，或许，如果工作有闲他会再来的。对女人，必须让她们感到，她们不是付出着，而是接纳着，只有这样，她们才能保持安分和忠贞。

阿图尔始终和三到五个女人保持松散的联系，他如果正好在附近办事，就定期去拜访她们，因为他总是把享乐和实用结合在一起的。一旦其中的一个关系过于密切，阿图尔就会立即与其中断往来，再补充另一个进来。他早就在内心里感到奇怪，这些女人为什么对他竟会前赴后继呢？很可能是因为她们的大脑确实小了一点儿。

阿图尔对自己迄今的生活还是很满意的。但菲塔却急于在家里增添一个儿媳妇。保姆玛尔塔是越来越让人受不了了。最

佳方案，就是找一个可以白干活的老婆来，否则雇一个新的玛尔塔每小时要付出 20 马克。

出于这样的考虑，阿图尔邀请汉娜和他以及菲塔共同度过下一个圣诞节。

这是汉娜会永远记住的一个节日，因为，她根本就没有过过节。

菲塔患了无名的虚弱晕眩而卧床不起，汉娜有幸在这里显示了她的护理能力，是的，在这方面她甚至远远超出了护理自己的技能。

“您是上天的馈赠，亲爱的汉娜，”菲塔握住汉娜的手，轻轻地说，“但我现在请求您要多保重自己，否则您会因为我而累垮的！”

这句朴实的话语，反而激发了汉娜向菲塔表现自己的欲望，她要向菲塔表明，她并不是那种会轻易累垮的弱女子。汉娜在冯斯坦家里留了下来，圣诞节整整的一周，甚至过了除夕，整日不辞辛苦地忙碌在厨房和病榻之间。阿图尔则躲进了书房，听着她在厅中来回忙碌的快速的脚步声。他终于决定要把她留下。

菲塔用她那老练的目光确认，汉娜是那种不必费力就可训练成绝对忘我的人，如果用成绩和牺牲的尺度衡量，总是可以把她摆放得更高一些，更高，更高。这个汉娜·约旦早已陷入了一种痴狂的状态之中，千万不能让她失望，这个汉娜是会腾空飞翔的……

汉娜在冯斯坦家中的地位，从这第一天起就已经确定了，这当然既不是菲塔也不是阿图尔的罪过，而只是汉娜自己的责任。因为全城的人都知道山坡上这座挺拔的“宫殿”，也都曾

在暗地里祝愿能到里面住上几天。但汉娜所犯的错误，倒不是只想住在这座房子里，而是真的搬进来。这是她长期潜逃于梦幻的结果，她无法分辨梦幻和现实之间的区别。

这是一座用火炉取暖的房子，有一间面临世界末日的厨房和一座两个园丁都管理不过来的大花园。但汉娜却打开了她头脑中的影院，看到的却是炽火融融的壁炉，庄园主式的厨房和一座古老的英国式的园林，她可以在里面漫游，聆听夜莺的歌唱。在她的眼里，阿图尔就是这座宫殿的堡主，而非塔则是那位温文尔雅的贵夫人。

汉娜学会了不用正眼看人，而是用低垂的目光期待富人桌上掉下的馈赠。而这一次的馈赠却是一座 300 平方米的房子，及其小塔楼、角窗、橡木地板和墙上的贴面，还有地下室、库房、果园菜园，当然还包括忍受病痛的非塔和常不在家的阿图尔。除了一副魁梧的身材和上下蠕动的喉头以外，阿图尔最大的特点就是：不在家。

把汉娜留下的决定做出以后，结婚的预告也就迅速地宣布了。婚礼本身其实很简单，只在小范围举行了庆祝。但汉娜却得到了一份她渴望已久的礼物：到威尼斯去蜜月旅行。

阿图尔表现得十分体贴，尽量满足她的一切最乏味的愿望。他甚至和她一起去乘坐那可笑的甘多拉游船在水中游荡，并在月光下的阳台上共进晚餐。每当这时，他总是安慰自己说，这将是他为汉娜做的惟一的牺牲。白天就是这样轻松地度过的。

夜间也都安排得很得体，因为汉娜除了和一名男护士有过一次尝试以外，就再没有任何这方面的经验，因而也无法进行比较。

在共同的初婚之夜，阿图尔无情地把汉娜排到他对女人评

价的第三等级之上，这是他给妻子的最合适的安排。

由于从一开始就十分明确，他真正的爱情生活是在婚外的睡床上进行的，所以对汉娜的做爱，只保持在“常规”范围之内；也就是高速、无言、机械、适当。一句山盟海誓的话都没有说。

阿图尔所要求的，是屈从而不是倾心，只完成应该完成的事情，甚至穿着睡衣上床。当事后汉娜从浴室中回来时，他已经进入了梦乡。他知道，他的作为会使年轻的妻子感到他并不是一个好的房中客，但这本来就不是要讨论的问题。

有人说，黑夜会保守白昼的秘密，但谁又能保守夜间的秘密呢？

他们的两个女儿索菲娅和爱丽萨白出生以后，阿图尔就不仅离开了汉娜的白昼，而且也离开了汉娜的夜生活。

汉娜没有对此说过一句话，但却记录了这一事实，并存放到她头脑中那间秘密的小室之中。

3

在哪里拴住山羊，
就在哪里让它吃草。

——法国谚语

圣诞节前的第一个降临节星期日，14点30分，汉娜已把餐厅中的大桌子布置妥当。糕点放到了银盘上，奶油也已打制